

单说《小放牛》

□ 刘玉堂



开场白

有些戏曲消失了,有些戏曲还唱着。

那些依然唱着的戏曲,是怎么个概念?就我近几年翻阅的三百多个各类原始的地方戏曲剧本看,主要有如下内容:一是传统文化方面的,比方反映忠孝廉悌及英雄人物的戏;二是地方文化方面的,比方反映乡风民俗及乡村爱情的戏。三是与穷人或弱势群体有关的,比方为穷人鸣冤叫屈、伸张正义,或给穷人以精神和情感抚慰,诸如仙女爱穷人的戏;四是反映少男少女童真童趣、情窦初开的戏,诸如《小放牛》、《打猪草》等等。

由此可见,就戏剧题材而言,最有生命力的还是传统文化、地方文化,穷人及少男少女。

与其他地区文化不同的部分,就叫地方文化。而最能代表或反映地方文化的便是地方戏,如同京剧较之于京剧,较之于越剧、豫剧、川剧、晋剧、黄梅戏等有明显的不同一样。

大概十年前,我因为写一个长篇,要经常引用某个小戏里面的戏词而跑图书馆或到处打电话,一位从事了一辈子戏剧工作的老前辈得知后便说,我这里有啊,你干脆都拿去得了。我去他家一看,我的天,整整一箱子!再一翻,就更吓人了,山东地方戏曲两千零五十四出剧目全部在此,无一漏失!我如获至宝,将其全部搬回来了。

那是一套《山东地方戏曲传统剧目汇编》,其简短的前言中称:山东地方戏曲共有二十余种,传统剧目较为丰富。自1954年起,山东省文化局戏曲工作组(后改为戏曲研究室)在党的戏改方针指引下,充分调动各剧种老艺人的积极性,进行了广泛的挖掘和记录工作。历时四年,共抄录传统剧目2054出。因种种客观原因,当时未能付印。十年浩劫中,幸赖戏曲工作干部悉心保护,全部藏本无一散失……这么读着的时候,我即十分地震惊,这简直就是一个宝库啊!囿于这次意外的馈赠,当然也基于对地方戏曲的热爱,我遂开了一段《戏里戏外》的小专栏。

十年之后再那个栏目,仍然有一种新鲜感,说明它对地方戏的介绍及普及是有意义的,当然也因为我们对方地方戏仍然了解甚少。也更理智地看待一些戏曲的消失与消亡了。它让我知道,一个剧种的消失,往往都是先从剧目开始的。那些消失了剧目都是怎么回事儿?一言以蔽之,内容不健康,思想不积极,格调庸俗,语言粗俗,且没什么故事性,上来就是两个人在那里插科打诨,满嘴的污言秽语,不能给人以美感。有的则是宣扬因果报应之类的封建迷信,没有积极意义。

“大众文化”版约我重开一个类似《戏里戏外》的小栏目,让我有机会介绍更多较为优秀的地方戏剧目,同时对先前的短文作进一步的整理与充实,我依然兴趣盎然。即使单是为了收藏,我也乐此不疲。我依然会从一个个戏迷和小说家的角度,着眼于戏剧故事、经典唱段、流派与名角介绍,做一点不同剧种演同一个剧目的比较,还会说一些台下或戏外的有趣的故事。依然力求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既有普及性,又有权威性——我所介绍的戏剧故事与唱词都是准确的,收藏最忌赝品,这里没有,你完全可以引用或照着唱的。

(作者系山东省作协副主席)

近年每当朋友聚会,要出个什么节目的时候,我一般都要不厌其烦地说唱一下《小放牛》。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因为印象深,能背过。什么时候看戏印象深?我认为是少年时候,似懂非懂的时候,看戏的过程中有故事发生的时候,以及那剧情能引起你联想或共鸣的时候。

我整个少年时期一直喜欢看小戏,大戏咱也不懂。先前演大戏或正戏之前,一般都要先来一出小戏(京剧的行话叫垫戏),就像看电影,放故事片之前总要放一个短的纪录片一样。正戏没开演先垫一出小戏,这里面有讲究:一是那时人还不齐——特别你拉着场子卖票,观众都是陆续到场的,他怕早到的人等的太久太要烦,在那里喝倒彩,先垫一出小戏。看完了,还令你觉得自己赚了便宜,本来是看《辕门斩子》,哎,多看了一眼《小放牛》。二是让正戏演员在那段时间里继续化妆。特别那些名角或大牌演员,用北京话说那叫“爷”,他们往往不能像小演员一样准时到场,即使准时到了场,他化的那妆也比你小演员复杂,化完了妆,他还要用专用小茶壶饮水,如果饰演关老爷,还须烧香弄景,总之是特别麻烦。另外,先垫一出小戏,还能造一个老鼠拉木锨——大头儿(好戏)在后头的气氛——那种让你期待和着急的气氛。

我第一次看的小戏,当时不知叫什么名字,只记住了个大体内容和调子。一对少年男女在台上载歌载舞,唱是一问一答,调子很简单,翻来覆去的就那么两句,无论问还是答,最后一句都要重复一遍,尾音是什么什么吧唧呀嗨——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叫《小放牛》!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提到过,说文艺的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那么,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由此也说明,《小放牛》是下里巴人的代表作。

我也是后来翻剧本才知道《小放牛》具体是怎么个概念:一牧童于牧牛途中遇到邻村一个小姑娘,村姑向牧童打听买好酒的去处,牧童告之山后杏花村有好酒。村姑欲往,牧童将其拦住,要她唱首歌再走。村姑提出那你得帮我唱,于是两人一问一答地就唱起来。开始唱得还挺正经,唱着唱着就比较起劲来。看看天色已晚,牧童遂领村姑向杏花村走去。剧中表达了情窦初开的少年男女的童真及朦胧的情动。

该剧全用笛子伴奏,笛声一响,那牧童唱道:天上的婆罗什么人来栽?地下的黄河什么人来开?什么人镇守三关口?什么人出家他没回来吧唧呀嗨?什么人出家他没回来吧唧呀嗨?

村姑便答:天上的婆罗王母娘娘栽,地下的黄河是龙王爷来开,杨六郎镇守三关口,韩湘子出家他没回来吧唧呀嗨,韩湘子出家他没回来吧唧呀嗨。

牧童又问:赵州桥本是什么人来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来留?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轧了一道沟吧唧呀嗨?什么人推车轧了一道沟吧唧呀嗨?

村姑又答:赵州桥本是鲁班来修,玉石的栏杆是圣人留,张果老他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轧了一道沟吧唧呀嗨。

唧呀嗨,柴王爷推车轧了一道沟吧唧呀嗨。

唱着唱着,那牧童开始动心思了:姐儿门前一道桥,有事无事走三道。

那村姑觉察出他的心思,遂拿她哥吓唬他:休要走走走走,我哥怀揣杀人的刀。

牧童不害怕:怀揣杀人刀,那个也无妨,砍去了头来冒红光,纵然死在阴曹府,魂灵儿扑在了你身上。

村姑也不含糊:扑在我身上,那个也无妨,我家哥哥他会阴阳,三鞭两鞭打死了你,将你扔在大路旁。

牧童很坚定:扔在大路旁,那个也无妨,变一棵桑枝路边长,单等姐儿来采桑,桑枝挂住了你的衣裳。

村姑不动心:继续拿她哥吓唬他,挂住了我衣裳,那个也无妨,我家哥哥是木匠,三斧两斧砍下了你,将你扔在了养鱼塘。

——这戏文有点长了是不是?我已经压缩了不少了可还是不忍割舍,我相信读者朋友对此有兴趣。你这么看着的时候,差不多就会联想起时下小青年谈恋爱的情景,他们除了用身体语言,别的不会了,懒得海誓山盟,也不懂含蓄为何物了,两相一对照,你肯定会有所感慨。

牧童又唱:扔在养鱼塘,那个也无妨,变一条鱼儿水边藏,单等姐儿来打水,扑楞楞溅湿了你的绣鞋帮。

那村姑显然是故意气牧童了:溅湿了绣鞋帮,那个也无妨,我家哥哥会撒网,三网两网网住了你,吃了你的肉来喝了你的汤。

牧童仍锲而不舍:吃肉又喝汤,那个也无妨,变一个鱼儿碗底藏,单等姐儿来喝汤,鱼刺卡在你说喉上。

村姑唱:卡在喉上,那个也无妨,我家哥哥会开药方,三方两剂打下了你,将你扔进后园墙。

牧童道:扔进后园墙,那个也无妨,变一个蜜蜂在花瓣儿藏,单等姐儿把花采,一起飞在你手心上。

那村姑开始发狠了:飞在手心上,那个也无妨,我家哥哥会扎枪,三枪两枪扎死了你,管叫你一命见阎王。

牧童至死不改:一命见阎王,那个也无妨,阎王爷面前我诉冤枉,纵然死在阴曹府,转一世也要与你配成双。

终于金石为开,那村姑与他一起唱道:转一世咱们两个配成双吧唧呀嗨。

之后两人牵着手悠哉游哉地去杏花村了。

“吃肉又喝汤,那个也无妨”这样的句式,还有“杨六郎镇守三关口,韩湘子出家没回来”什么的,估计半大不小的毛孩子说不出来,但你会忽略,而不去追究,且能听懂,并能产生出诸多遐想!要命的是那扮演村姑的小姑娘十分的漂亮,你还会生出些莫名其妙的憧憬,隔好长时间还会想起她的一歌一舞,一颦一笑。

依然能记得,我第一次看五音戏《小放牛》,他二位牵着手下场之后,咱还意犹未尽,以为他两个还能出来着,等了半天没出来。我问一块儿去看戏的二姐和小姑,那两个小孩怎么不出来?她两个对视一眼即暧昧地笑了。我二姐说,早换了戏了,他两个再出来算干嘛的?那成关公战秦琼了。我小姑则说,是让那小狐狸精给迷住了吧?臊得咱了不的。

桓台70家庄户剧团 活跃城乡挑大梁

□见习记者 孔令伟 通讯员 杨永杰 报道

本报桓台讯 山东大汉反串演出《锁麟囊》,惟妙惟肖;身穿彩衣的姑娘舞姿翩翩,尽显柔美……8月5日晚,桓台县马桥镇马辛村的文化广场不时传出阵阵叫好声,舞台上演员们一招一式有模有样,戏曲唱腔韵味十足。然而,这并非专业演出,而是该县庄户剧团——春之韵艺术团登台献唱,热热闹闹迎十艺的场景。

桓台县素有“戏窝子”之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戏迷自发组织成立民间文艺团队。截至目前,桓台县已有庄户剧团70余家,他们活跃于城乡文化舞台,成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力量。

春之韵艺术团是桓台县一家庄户剧团。成立虽不到三年,但通过不断排练推出新作品,30多人的剧团每年能演出200多场。剧团负责人徐学春告诉记者:“作为一个民间文艺演出团队,成员们都是不计报酬,自备服装来参加演出的,在自己过把戏瘾的同时,也为繁荣群众文化生活尽一把力。”

“庄户剧团扎根乡间唱大戏,既给农村文艺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展示、交流的舞台,又满足了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形成了良好的循环,这就是庄户剧团红火的原因。”桓台县文化馆馆长张奎介绍,近几年桓台县庄户剧团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县文化馆要求每名专业人员分别联系一个镇,定期深入到农村,对庄户剧团进行舞蹈、戏曲等方面的指导培训。目前,每年的培训能达到300多次,全县涌现出多家演出水平高、活动组织规范的庄户剧团,其中果里镇友谊京剧团还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民间剧团。

张奎说,今后,桓台县文化馆将继续抽调文艺骨干到基层,指导庄户剧团在巩固传统剧目的基础上进行新创作,把惠农政策、计划生育新风尚、身边的新风新事编成快板、小品和相声等,以提高他们的演出水平。

“三味书屋”惠农家

□孔令伟 宋宜广 张明伟 报道

本报齐河讯 齐河县潘店镇曹庙村有一间特别的藏书室,被当地村民称为“三味书屋”。这间书屋是村民孙立银建设起来的。日前,孙立银的遗孀张桂珍接受采访时表示,“立银留下下来的这些书,给多少钱也不卖。一方面寄托着家人对他的感情,另一方面也有用处,大家经常来查阅。”

孙立银是曹庙村人,病逝已12年。生前他曾当过老师、支村委。从1958年开始到2001年去世的43年间,集书3万余册,并记录个人日记16本200万字。收藏着这些书籍的简陋小屋,被村民称为“三味书屋”。

“这个农民‘三味书屋’藏书规模虽然仅3万余册,但在我们当地可以说是头一个。村民和慕名前来参观的人能在‘三味书屋’中了解一些50年代到90年代不同时期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内容。这个书屋充分体现出孙立银身上那种无私奉献、甘为人梯的精神。”齐河县委联秘书长孙德奎说。

1957年,孙立银从济南高中毕业后回到曹庙村请缨担任村支部书记。热爱学习的他忙完村里事务后第一件事就是读书、看报。在他的带动下,村里许多人也订了报纸、杂志。1958年起,孙立银开始义务给村民送报,一直到2000年他病倒在床。也就是在那时起,他爱上了报纸图书的收藏。在家境贫困的情况下,他仍腾出一个房间并购买了书架。根据不同时期和类别,孙立银将书报装订打包并封皮。

虽然现在生活并不宽裕,但为了缅怀丈夫,为了让更多的参观者从藏书室中受益,张桂珍还是尽自己所能维护着这个“三味书屋”。

临朐农家老汉的“诗意人生”

□孔令伟 姚新 刘明志

“谁令清流急湍,我观溪涧奔腾,水帘百丈落千重,激起雷鸣轰动,早有名诗题壁,岂无神话传承,草生灵气树蟠龙,花无风情万种。”这篇《西江月·沂山百丈崖瀑布》刊登在诗歌杂志《中华诗词》上。其对于临朐沂山美景精彩的描写,传神的表现,让众多诗歌爱好者大加赞赏。然而很难想象,这些诗句却出自该县一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地道农家老汉。

68岁的窦学卫老人,家住临朐县东城街道窦家洼,从年轻时便喜欢诗歌,但作品多是顺口溜式的“打油诗”。机缘巧合,2000年临朐“东镇诗社”成立的消息让当时已经56岁的窦学卫心里痒痒了起来,他抱着多年来的作品来到诗社请求指导。老师们的鼓励与赏识让他很激动,暗下决心一定要圆自己多年的诗人梦。就这样,已近花甲的窦老人在种田之余,开始了格律诗的学习。渐渐地,窦学卫诗作也开始有模有样,一篇篇饱含对故乡浓厚情感的诗作在他的笔下凝成,见诸报端。

2011年,窦学卫成为中华诗词协会的一名会员。现在,他已创作诗词楹联近千首。谈起今后,窦学卫说,“只要能写就要一直写下去,把最好的诗词留给后代,留给社会。”



一位观众在观赏影展作品。8月5日,第五届大理国际影会顺利闭会。本次影会吸引了国内外摄影爱好者及游客10余万人次。 □新华社发

■十艺节·寻找身边的文化人物

民族魂、黄河情、齐鲁风、泥土香,创立乡土艺术博物馆

张洪庆: 30年奔波只为“民俗记忆”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李荣新 王麦莉

一位64岁的民艺专家,一个散发着泥土气息的乡土艺术博物馆,让距离城区20公里的一个普通小村庄——名村。

日前,记者走进滨州市乡土艺术博物馆,采访了鲁北地区第一个乡土艺术博物馆创始人张洪庆,他说,“我希望更多的人意识到民间艺术的价值,去抢救它们、保护它们。”

搜集——30多年跑遍鲁北所有村落

受奶奶和姑姑的影响,张洪庆自幼非常喜欢剪纸、书法和美术艺术,师从剪纸艺术家温少卿、吴鸿喜及当地有名的剪纸艺人,不仅先后培养出了30多位剪纸能手,而且在当地两所大学及中小学兼职授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协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

1981年到文化馆工作时,张洪庆开始进行民间艺术搜集、整理、挖掘、研究工作。30多年来,他跑遍了鲁北地区12个县区的300多个重点村庄,搜集整理了距今3000年左右到民国时期的大量的乡村历史文化、生活、生产等方面的民间工艺品近2万件。

这一件件民间艺术品,都饱含着搜集的艰辛。谈起这些收藏品,张洪庆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怀,“每件物品都费了很大的心血,有的是到处借钱买回来的,那时候没有车,背个书包跨上自行车就挨村打听,寻找民间艺人。”张洪庆回忆说。

其中,一幅颜色朴素清爽的蓝印花布尤其引人注目。“蓝印花布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造型图案千变万化,但花边纹样却是全国一样,以庄稼和雨露组成,庄稼是农民最宝贵的东西,而只有风调雨顺才有五谷丰登。这蓝印花布承载着浓厚的民间文化内涵。”张洪庆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每一件收藏工艺品里包含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

建馆——只为抢救民间民俗文化

为了更好地展示乡土文化,退休后的张洪庆没有闲着,而是回到老家,筹资14万元将自己和堂兄弟的5个农家院落40多间房屋整理出来,在臧子张村办起了乡土艺术博物馆。



张洪庆给小学生们讲解墨斗的历史。 □王红军 李荣新 王麦莉 报道

“民间文化是一切文化的源头和母体,我们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民族文化的魅力和民间艺术的价值,带动广大群众更好地去抢救它们、保护它们。”谈起办博物馆的初衷,张洪庆述说着自己的想法,“抢救和整理民间民俗文化刻不容缓。”

与大型博物馆相比,乡土艺术博物馆没有气势磅礴的豪华建筑,也没有造型独特的楼台亭阁,甚至还有些“寒酸”,但包含了张洪庆的“心血”。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从房屋整理、布置到外墙上的对联,他都是与施工人员一起动手,节省每一分开支。

“民族魂、黄河情、齐鲁风、泥土香。”这是张洪庆和他的乡土艺术博物馆的核心所在。据介绍,目前乡土艺术博物馆共设剪纸馆、刺绣馆、年画馆、雕刻馆、染织馆、泥塑馆、博物馆和佛造像8个展厅,陈列着周朝到

民国年间的乡间民俗工艺藏品,包括陶瓷、年画、剪纸、刺绣、木雕、石刻雕像等近2万件,其中陶瓷类3000余件,剪纸上万件,刺绣3000余件。

运营——最困难时 口袋只剩7元钱

“集抢救、保护、传承、研究于一体,聚文化、展览、旅游、饮食为一处。”在乡土艺术博物馆的院落墙壁上,醒目的几个大字是张洪庆心中一直向往的目标。

乡土艺术博物馆深藏农村,如何更好地办出特色?张洪庆在考察研究的基础上,将餐饮小吃引入了博物馆,农家小舍既当展厅又当餐厅,在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同时,又方便群众参观,带动乡村旅游的发展,形成一条完整的

产业链条。

博物馆开业之初,由于接待、餐饮、清洁卫生等事情较多,张洪庆又把在城区打工的弟弟叫了回来。他弟弟介绍说,“俺哥退休后每月有四五千元,但为了这个博物馆,却当起了‘月光族’,雇工人要花钱,整修房子要用料,最困难的时候,口袋里只剩7元钱。”

在博物馆的胡同里,有一句“不要忘记回家的路,不要失去精神家园”,道出了张洪庆这些年苦苦追寻的缘由。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张洪庆说,“我们要再增加院落,扩大规模,发展成为孩子们剪纸、泥塑的动手实践基地和农家教育基地。”

“办好博物馆,我会一直走下去。”面对博物馆的发展前景,张洪庆相信“泥土香”民间乡土艺术博物馆也会香飘四野,绽放出独有的光芒。